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19.03.005

清抄本《天南纪事》的内容、版本及文献价值

唐咸明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天南纪事》是南明湖广巡抚胡钦华撰写的一部有关永历政权兴起、发展、衰亡的私家著作,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目前国内外仅有国家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有清抄本。研究清抄本《天南纪事》的内容、版本和文献价值,有助于保护、开发和利用好珍贵古籍文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胡钦华;天南纪事;版本;文献价值

[中图分类号]K248.4;G25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19)03-0038-00

清抄本《天南纪事》是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珍藏的一部具有较高文献价值的古籍文献,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证书编号:07782)。《天南纪事》是南明永历王朝佥都御史、湖广巡抚胡钦华撰写的一部有关南明永历政权诞生、发展和衰亡的一部私家著作。清朝康熙时期发生戴名世《南山集》禁书大案,《天南纪事》受牵连被列为禁书。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狱,《天南纪事》一直没有公开刊行版本,民间流传下来的抄本很少。目前,学界对《天南纪事》的内容、版本及文献价值研究较少,因此,探索该抄本的内容、版本及其文献价值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意义,对于保护、开发、利用好珍贵古籍文献也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一、胡钦华生平简介

胡钦华,字鸟庵,号客溪樵隐、鸟庵居士等,浙江山阴(绍兴)人,生卒年月不详。光绪《余庆县志》、《湄潭县志》说他是广东人,误。翻检明末清初私家撰述的有关南明史籍,难以看到胡钦华的生平介绍。王夫之记载说:"执恭奏用其子钦华为佥都御史,巡抚湖广。钦华佻达恶少,举止妖冶,楚师大哗。"[1]220-221在王夫之眼里,胡钦华就是一个浪荡公子。陈垣对此评论说:"船山盖不喜执恭,遂并诋其子。"[2]251-253夏定域也指出:"王氏对胡执恭父子均加以诋斥很明显。"[3]刘承斡在《安龙逸史》序跋中评述说:"明季遗事约及百种,互相抄袭,翁山此书尚属可取,至得失参半,即王船山之永历实录,亦未为实录也"[4]。此评论虽然有失偏颇,但也反映出《永历实录》确实存在某些缺陷。胡钦华在永历八年(1625)之前,曾经担任宾州知州、佥都御史、湖广巡抚。其父胡执恭是庆国公陈邦傅的中军,驻守泗城一带。胡钦华于永历八年跟随父亲胡执恭隐居贵州湄潭。朱由榔在昆明被吴三桂处死后,胡钦华退隐湘西黔阳,一生不仕清。可见,他是具有民族气节的明末遗民。

[收稿日期] 2018-12-11

[作者简介] 唐咸明(1967—),男,广西灌阳人,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经济史、城市史。

二、《天南纪事》的主要内容

广西师范大学馆藏清抄本《天南纪事》共有上下两卷。据统计，有1万1千余字。朱希祖认为《天南纪事》有8卷："曰《永历即位本末》，曰《永历帝播迁本末》上中下，曰《永历帝入缅本末》上中下，曰《附纪》"[5]57-58。清代初期，中央政府为了抑制知识分子的反清思想而厉行文字狱。康熙时期发生戴名世《南山集》禁书大案，方孝标的《滇游纪闻》所引用"冯再来《滇游考》，胡鸟庵《雪涕录》、《西南闻见录》，马君辉《征兴纪略》，邓凯《也是录》，诏曳下尽火其书"[6]316-317。胡氏著作因此受到牵连，被列为禁书。[7]654谢国桢指出，"《雪涕录》、《西南闻见记》，明胡钦华鸟庵著，且后世无道及之者，似已早佚也。"①由此看来，清朝前期的文字狱使胡钦华的《天南纪事》受到牵连，所以这本著作没有公开刊刻出版，只是坊间以抄本形式留传。

《天南纪事》采用纪事本末体形式，叙述南明永历一朝发展盛衰之事，使人一目了然。它不同于明末清初王夫之的《永历实录》、蒙正发的《三湘从事录》、徐鼒的《小腆纪年》和李天根的《爝火录》等南明私家著作的体裁。

《永历帝即位本末》1卷，约830余字。明末清初，政治、军事斗争异常残酷和复杂，在南明绍武、靖江王争相承续大统又先后失败的情况下，胡钦华对桂王朱由榔在肇庆即位播迁的情况叙述颇为清晰，得到南明史专家的一致肯定。朱希祖指出："此书记载永历本末，简要得体，颇胜他书"[1]57-58。对《即位本末》作了中肯的评价。胡钦华还叙述了川东宗室容藩、平溪僧人伪称弘光帝的史实："容藩，楚藩之镇国将军也。永历元年，大树宗臣以崇维城之望，授藩兵部侍郎，监督川楚军务。是年八月，武攸失守，帝间关入粤。而川楚间声息中阻，藩遂腾檄远近，以爵赏□川中将帅，冀立已，因题其署曰大行台。阁臣吕大器、倡议使李占春讨平之"；"平溪僧人，蜀府校尉也，蜀破走入楚，为无赖僧，因事为平溪指挥所缚，乘醉自言是弘光帝，冀得释无它也。指挥集众谛视。有高士美者，曾以岁贡赴甲申廷试，悚然曰：真吾主也，遂叩首称万岁。旬日之间，聚数千人。广致银币，并纳士人女为后及贵人者无算。……抚臣米寿图往见，知其伪，直前缚之。事闻戮于市，士美希骤富贵并伏法。"[8]卷上这两起事件，其他南明史籍未见记载，说明明朝宗室和一些希图富贵的人都想在继承大统问题上分一杯羹，从而使即位本末的史实更加生动丰满。

《永历帝播迁本末》上卷，约1500余字。此卷叙述朱由榔于永历元年至五年在肇庆即位，而后在广东、广西、湖南等地辗转流亡的历史："十一月，还跸桂林。计元年一岁之内，自肇而梧而桂而全而武，复自武而靖而柳而象，崎岖数千里，濒于危者数矣，还入桂仍惊栖无定也"[8]卷上。叙述风格简洁平实，使人一目了然。本卷还简要交待瞿式耜殉国桂林的史实："（永历四年十一月）初二日，清师克桂林，督师瞿式耜、总督张同敞死之"[8]卷上。此外，还讲述孙可望胁迫朱由榔入滇的史实："永历五年辛卯正月，帝在南宁。二月，孙可望大发兵赴行在护跸，杀阁臣严起恒，枢臣杨鼎和，科臣吴霖、刘尧珎、张载述，并威胁诸镇，索其士马资重，中外怨叛"；"六月，孙可望复请移跸于滇，帝优诏拒之，可望遂大怒。九月，撤其兵并执抚臣胡永华而去，以疏劾可望不臣故也"[8]卷上。

《永历帝播迁本末》中卷，约1000余字。此部分叙述永历六年至八年的历史。永历帝在清军追逼下，由肇庆经南宁逃亡贵州安龙，被迫依附孙可望："永历六年（1652）壬辰正

① 谢国桢指出："《雪涕录》、《西南闻见记》，明胡钦华鸟庵著，且后世无道及之者，似已早佚也。"参见谢国桢著：《增订晚明史籍考》卷11《记永历朝未见诸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74页。

月，帝自粤入黔境，跸于安龙。先可望撤兵还，清师大入浔南，降陈邦傅，走赵印选、胡一清等，帝仓卒出奔，暂跸隆安县之赖滩，清师蹑之，遂奔黔境”；“既入黔境，不得已以玺书劳可望，趋令迎跸”[8]卷上。此外，还叙述孙可望怠慢永历帝，每年仅给皇室成员提供八千两银子生活费。孙氏妄图称帝，勾结锦衣卫马吉翔、庞天寿，在安龙谋杀吴祯毓等十八大臣：“永历八年(1654)二月，孙可望杀阁臣吴贞毓及庶官张骏、徐极等十八人于安龙”；“自威令禀于孙氏，而党附者潜为受禅之说，称后明而立三庙，崇祀明太祖、张献忠及可望之祖。时有马吉翔者，以依中官起家，为锦衣卫堂上官，入阁办事有年矣。至是与中官司礼监庞天寿，潜附可望，为自安之计，事无巨细，悉以闻之。阁臣吴贞毓志图复辟，闻定国驻兵柳州，威名颇盛，请帝诏之，以庞马为亡人根柢，当先去之。……帝乃命庶官林青阳，间道怀敕令定国入卫。久之，复遣周允迪往。……会有刘议新者，于定国坐上识林青阳、周允迪，知将南事，而定国亦云将发兵而南矣。议新遂疾走行在以告，过南宁晤吉翔，而不知其与贞毓交恶也。以其事告吉翔，吉翔佯喜，饮之醉而尽得其实。……密疏以闻故宣露之闻于可望。可望大怒……贞毓等皆对簿不挠。狱成，贞毓赐帛死，张镌及内臣张福禄、金为国凌迟，余皆斩，从可望请也。”[8]卷上另外，本卷内容对孙可望将领冯双礼心向李定国，故意欺哄孙可望也有一定程度揭示。

《永历帝播迁本末》下卷，约 2200 余字。此部分叙述李定国率兵护卫永历帝移跸云南：“永历九年二月，李定国帅师赴行在所，奉帝入于滇。……四月，封定国为晋王，刘文秀蜀王，白文选为巩国公，王尚礼保国公，张虎淳化伯，及诸将皆封爵有差。”[8]卷上可以看到，朱由榔因为依附大西农民军抗清，永历君臣早已抛弃“异姓不封一字王”的祖训。永历移跸云南之后，驻守贵州的孙可望野心膨胀，不顾大义，挑起战争与李定国农民军刀兵相向，引起孙可望原部下冯双礼、白文选等的不满，消极应战，引导李定国大败孙可望，孙氏最后投降清军：“(永历十一年)十一月，可望奔还贵州。追兵大至，初十日，率其妻子奔湖南，遂降清师。”[8]卷上

《永历帝入缅本末》上卷，约 1700 余字。本卷采取倒叙方法，叙述李定国、孙可望与范旷在贵州结盟扶持南明政权，钱邦芑等与王祥、白文选盟于乌江。钱邦芑与白文选、范旷密谋搭救永历帝。“永历十二年戊戌正月，帝以原督师兵部尚书程源为礼部尚书，右佥都御史钱邦芑掌院事，并恤赠故辅臣吴贞毓、范旷等。”[8]卷上胡钦华在这里明确交待了钱邦芑“赴阙”云南，担任右佥都御史的史实。

孙可望降清后，永历朝内一派升平景象：“自可望败走，朝端议功行赏，张官置吏，上下宴饮，恬熙争官修怨，绝不以国事为念”。李定国率部抗击清军失利，永历帝遂决定逃亡缅甸。期间穿插蜀王刘文秀去世遗表，请求永历帝移驻四川之事，这一颇具战略眼光的构想被朝臣和朱由榔拒绝：“七月，晋王李定国秉黄钺出师。左路壁于黄草坝，祁三升出中路，壁于鸡公背，白文选出右路，壁于遵义之孙界坝。自三方告捷，促定国出兵，辄云有待，盖妖人贾自明惑之也。自明善乩术，每大言上帝助兵，当以某日下，遂为木偶人数百，皆长丈许，执幡幢为营，陈久之无验，时已初秋矣。定国怒，斩自明而讳其事，乃出兵”；“明日(十二月十四日)，帝大集文武议所之。蜀王刘文秀之将陈建等，举文秀遗表，晋王曰：蕞尔建昌，可当十万人之至，不如南走，缓出粤西，急入交趾。难者曰：清师乘胜踰黄草坝，则临沅、广南道路中断，且丧败之后，乌能整兵以逆方张之势？不可。黔国公沐天波曰：自迤西达缅甸，内地有粮糗可资，出边则荒远无际，万一追势稍缓，据大理两关之险，犹不失为蒙段也，帝可其议”[8]卷上。可见，朱由榔最终采纳黔国公沐天波的建议选择逃亡缅甸，是其一贯闻警即逃本性的流露。

《永历帝入缅本末》中卷，约2000余字。此部分叙述李定国护卫永历君臣撤退，在中缅边界与永历帝失散。磨盘山之战，李定国率先逃走，“是月（永历十三年正月），晋王李定国与清师战于磨盘山，弃其军走，清师亦引还。定国闻文选败绩，遂渡潞江，至磨盘山下，诸将他往者亦渐会，于是胜兵万人，因山险为三伏：泰安伯窦民望为初伏，唐[廣]昌侯高文贵为二伏，总兵王玺为三伏，令曰：需敌至，三伏举炮，首尾横击之。清师至，怪山下寂无一人，而降者卢桂生备言设伏，清师遂释马而步，急搜伏者。民望不得已发炮出战，次伏亦发炮，趋下拔之……其时民望中箭死，南兵气沮，始据险而守，及闻定国走，将士大失望，夜半各散去。定国先坐山岭上，闻信炮失序，大惊曰：兵败矣，遂先走。既踰险，问帝安在？知者曰：帝西行去腾越，已百里，路界茶山缅甸之间矣。定国曰：吾如从跸，而追者及之，君臣俱死，无益也，姑他往，以图再举，遂弃帝去”。可以看出，胡钦华对李定国指挥的磨盘山之战含有贬斥之意。缅甸国王允许永历君臣进入境内，但不允许携带兵器。进入缅甸之后，锦衣卫马吉翔等大臣，丝毫没有复兴大明的决心与勇气，只知贪图享受：“惟时马吉翔辈数人，尚拥资自赡，绝不假贷。博奕饮酒，高语达旦，即宫寝只尺不畏也”，“至值夷市，无尊卑少长，短衣岸幘，与蛮妇人坐地交易，褰以谐笑”①。

《永历帝入缅本末》下卷，约2000余字。此部分叙述永历帝进入缅甸避难，缅甸国王慢待永历君臣，不许进城，只允许其在江边筑草屋居住。期间李定国、白文选等率军多次入境救援。缅甸政局发生变化，缅王以咒水之盟为借口，将永历君臣大部分杀死：“七月，缅人迎诸官饮咒水，尽杀之。并围行在，所杀汉人无算。时平西王镇守西南，与其固山杨坤，谋效黔国公故事，世守滇土。于是上疏，固请出边求帝为要功。张本既报，严檄缅蛮，令速缚帝自效。缅人始贰，先诈杀天波等以孤帝势，使人来曰：贼众溃矣，缅土安矣，请与天朝大臣诅盟以相信也。天波欲无往，马吉翔、李国泰曰：蛮人敬鬼誓，奈何拒之？乃往。日向午，缅人以兵三千围行在所，凡在帝所者，无少长贵贱，皆饮刃死。”[8]卷上 吴三桂兵临城下，缅王被迫交出永历帝，后在昆明被吴三桂绞死：“（永历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平西王帅师临缅城，缅人执帝以献，而明亡”；“年某月日，平西王以部檄至，使其章京夏国相等，进帛物于帝所，皇太子殉之。”[8]卷上 最后，胡钦华还交待了李定国病逝于中缅边界的史实。

总之，《天南纪事》的内容，是胡钦华以亲历、亲闻者的视角，叙述永历帝在广东肇庆即位，而后在广西、湖南、贵州、云南、缅甸等地辗转逃亡的史实。期间掺杂了孙可望、李定国、白文选等大西农民军余部与永历政权寻求联合抗清的史实。清军攻克云南后，永历君臣逃亡缅甸。在流亡缅甸两年间，永历君臣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丝毫没有光复江山的毅力和勇气。朱由榔最终被缅王交与吴三桂押解至昆明处死，标志着南明最后一个小朝廷灭亡。其中一些史实是独家披露，丰富了南明永历王朝播迁的历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三、《天南纪事》抄本版本比较及文献价值评析

笔者搜索“中华古籍保护网”得知，《天南纪事》抄本在国内仅有国家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和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3家单位收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也藏有清抄本。

---

① 胡钦华著《天南纪事》卷上，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比照邓凯《求野录》和刘茝《猎缅纪事》，抄录者在这里省略了一句话，《求野录》（王灵皋编：《崇祯长编》，神州国光社1946年版）：“中国纪纲荡然矣，蛮人视之齿冷矣！”《猎缅纪事》（高国强：《〈猎缅纪事〉校注》，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版，第56页）：“缅官员老成者私相谓云：‘天朝大臣如此嬉戏无度，天下安得不亡。’”

比较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潘景郑所见清初抄本、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和《明末史料五种》(中国书店 1986 年版)抄本书影,版式情况见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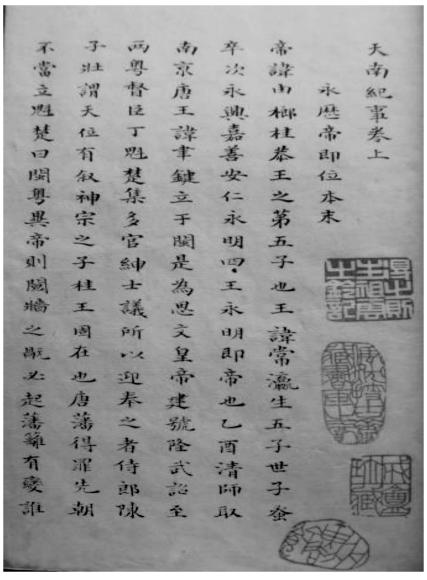
表 1　国内外 5 家清抄本《天南纪事》版本比较

单位名称	版本年代	版式 1(半页行数)	版式 2(每行字数)
中国国家图书馆	清道光抄本	7	16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	清乾隆抄本	10	20
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清抄本	8	22
明末史料五种	清嘉庆年间抄本	9	24
潘景郑所见抄本	清初抄本	11	20

资料来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抄本书影,系前清台湾巡抚唐景崧后人、美籍华人唐庆中先生复印和惠赐;中国国家图书馆清抄本则系笔者托同事复印得来。

表 1 中数据显示,5 家抄本的版本年代、行数和字数存在一定差异。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抄本与《明末史料五种》抄本近似:其一,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抄本改正了《明末史料五种》抄本的若干处错误。例如,《天南纪事》卷上记载:"不数日,安仁亦暴毙",《明末史料五种》抄录为:"不数日暴毙,安仁亦暴毙";前者记为"自甲申以后三四年间",后者记为"自甲申三年四年间",等等。据笔者初步统计,广西师范大学抄本更正了《明末史料五种》抄本约 58 处抄录错误。其二,《明末史料五种》抄本题跋为"嘉庆丙寅(1806 年)夏六月",初步断定抄录于嘉庆年间。其三,两家抄本没有作者信息。原因在于清朝嘉庆初期文网尚严,到后期文网渐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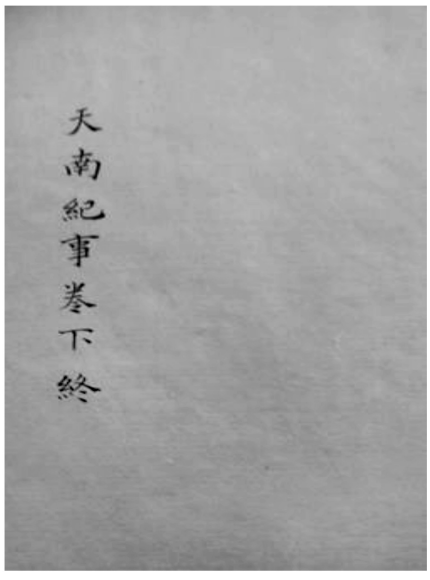
中国国家图书馆抄本抄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卷首有著者信息:"绍兴胡钦华凫庵述",抄录字体与广西师范大学抄本迥异,但是广西师大抄本卷首有 4 枚红色钤印。从抄录内容比较,美国抄本卷末有《附纪》,清初抄本有《附纪》和《伪吴职官表》;《明末史料五种》、国家图书馆和广西师范大学抄本都是两卷本,都没有《附纪》和《伪吴职官表》,但国家图书馆卷末有著者信息,而广西师范大学抄本和《明末史料五种》没有著者信息,据此判断,广西师范大学抄本与《明末史料五种》抄本年代近似。根据上述理由,我们初步判定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抄本属于清朝嘉庆年间的版本。参看国内外 4 家抄本书影比较:


天南紀事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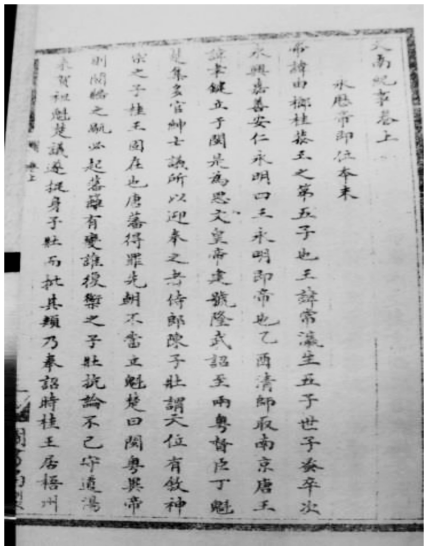
永歷帝即位本末

帝諱由榔桂恭王之第五子也王諱常瀛生五子世子奎
卒次永興嘉善安仁永明四王永明即帝也乙酉清師取
南京唐王諱聿鍵立于閩是為思文皇帝建號隆武詔至
兩粵督臣丁魁楚集多官紳士議所以迎奉之者侍郎陳
子壯謂天位有叙神宗之子桂王固在也唐藩得渥先朝
不當立魁楚曰閩粵異帝則閩牆之亂必起藩籓有變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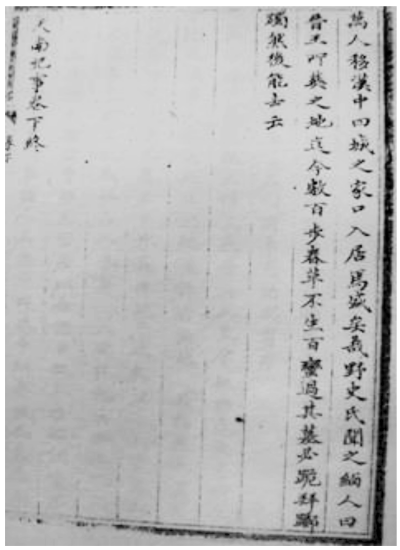
廣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清抄本卷首


天南紀事卷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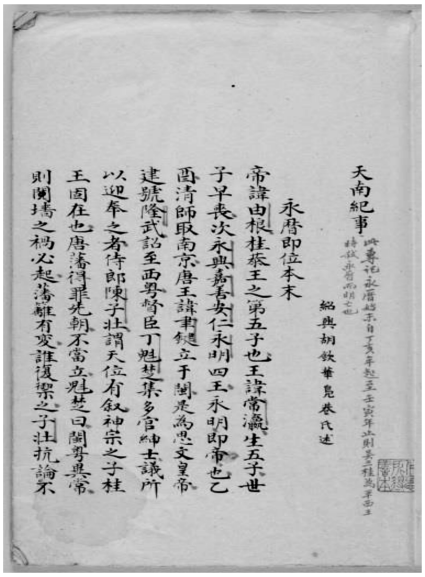
廣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清抄本卷末



《明末史料五种》抄本卷首



《明末史料五种》抄本卷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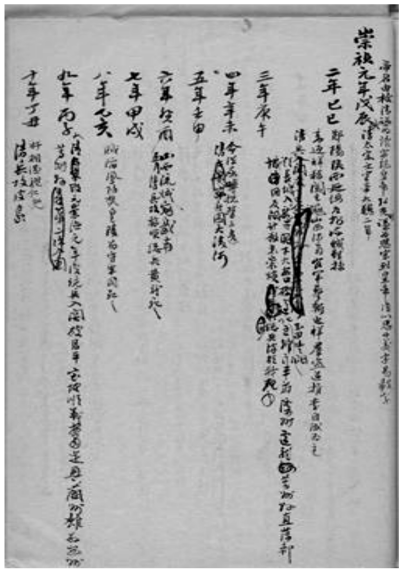
天南紀事

紹興胡欽華鳧卷氏述

永歷帝即位本末

帝諱由榔桂恭王之第五子也王諱常瀛生五子世子早喪次永興嘉善安仁永明四王永明即帝也乙酉清師取南京唐王諱聿鍵立于閩是為思文皇帝建號隆武詔至西粵督臣丁魁楚集多官紳士議所以迎奉之者侍郎陳子壯謂天位有攸神宗之子桂王固在也唐藩得罪先朝不當立魁楚曰閩粵異常則閩墻之禍必起藩離有變誰復御之子壯抗論不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抄本卷首



崇祯元年戊辰

二年己巳

三年庚午

四年辛未

五年壬申

六年癸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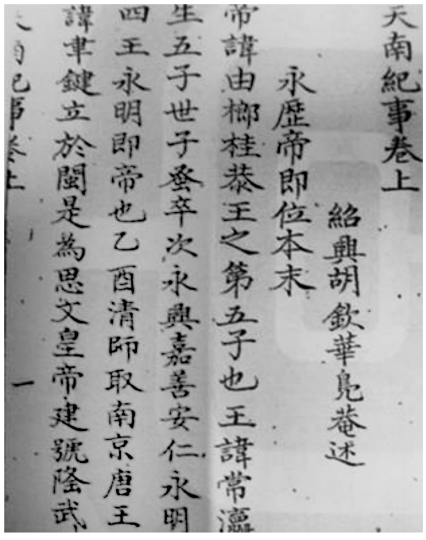
七年甲戌

八年乙亥

九年丙子

十年丁丑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抄本附录



天南紀事卷上

紹興胡欽華鳧卷述

永歷帝即位本末

帝諱由榔桂恭王之第五子也王諱常瀛生五子世子早喪次永興嘉善安仁永明四王永明即帝也乙酉清師取南京唐王諱聿鍵立於閩是為思文皇帝建號隆武

中国国家图书馆清抄本卷首



道光乙酉孟夏下浣之六日笠步小萬柳堂鈔錄一通

中国国家图书馆清抄本卷末

探讨《天南纪事》的文献价值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朱希祖评论该书“记载详实,有裨史乘”[5]57-58。潘景郑评价说:“《船山》多纪大事,而此则掇拾一二琐闻逸事,为他人所未及者,拾遗补阙,当亦史家所不弃者。”[9]118两位学者都肯定了《天南纪事》的文献价值。我们认为其文献价值的高低应具体分析,将其分为前后两部分评判为佳。

首先,《天南纪事》上卷史料价值较高。《永历即位本末》1卷,记述朱由榔即位前后大事,简要得体,得到众多南明史专家肯定。然而,上卷也存在若干史实错误:第一,朱由榔从武冈出逃取道古泥到达柳州,途经湖南靖州不是陈友龙迎驾,而是参将谢复荣率五百亲兵保护。胡钦华记载:“[永历元年]七月,清师进克宝庆,距武冈两日耳。刘承胤皇遽出战不胜,遂降。帝夜半走靖州,惟两太后暨皇后得从,皇子、宫婢、乘舆、御物尽弃之而去。御史米琦,故督臣寿图子也,有秦兵三百人,暝黑中卫帝西发……总兵陈友龙率精兵三千人来迎帝,乃安驱至靖州。取道沙拱古泥以入粤。”[8]卷上蒙正发《三湘从事录》:“恭顺过紫阳河,承允标将陈友龙殊死战,屡挫敌锋。承允驰令友龙不得战,又不发救兵,友龙败还。恭顺离武冈三十里下营,承允轻骑出降。”[10]255当时陈友龙已随刘承胤降清,不可能在靖州迎驾永历皇帝。徐鼒《小腆纪年》记载:“明叛将刘承胤以我大清兵追明桂王于古泥关,参将谢复荣力战死之。”[11]554李天根《爝火录》:“刘承胤引北兵追蹑帝驾……时帝与承胤相距三里,扈驾参将谢复荣请帝疾驰,而身率五百人断后,与追骑战死王家堡。”[12]742①综上可知,朱由榔从武冈仓皇出逃奔还柳州,由参将谢复荣率兵护卫断后,而不是米琦护卫和陈友龙迎驾。第二,顺治九年(1652),永历君臣在清军的追迫下从南宁西逃云南,是溯左江走水路逃到崇左县濑湍镇,弃舟由陆路经大新、德保、靖西进入云南省广南县,后被孙可望安置在贵州省安龙府。濑湍镇在今天的崇左县而非隆安县。胡钦华记载:“永历六年(1652)壬辰正月,帝自粤入黔境,跸于安龙。先可望撤兵还,清师大入浔南,降陈邦傅,走赵印选、胡一清等,帝仓卒出奔,暂跸隆安县之赖滩,清师蹑之,遂入黔境。”[8]卷上《通鉴辑览》记载:“开国赵印选、卫国胡一青殿后军战败奔还,请由榔速行,急由水道走土司,抵濑湍,二将报大兵益近,相距止百里,上下失色,皆散去。”[13]卷一一八《安龙逸史》记载:“[顺治八年]十二月初十日,上至濑湍。印选报大兵已过新宁州,从陆路追袭仅隔百余里,于是君臣悉弃船只辎重登陆兼程而行。十一日五鼓,上从陆由土司入黔。”②建国后编修的《崇左县志》记载:“顺治八年十二月,宣化县举人梁云异统率乡兵护驾明桂王行至崇善县濑湍(今濑湍旧街),追兵赶至,梁云异、杨禹甸并肩与追兵死战,桂王脱险,北去。”[14]9综上可知,濑湍镇位于崇左县境内,当时属于左江土司管辖,而非右江下游的隆安县,这一地名错误可能与胡钦华据系传闻而没有实地考证有关。

《天南纪事》上卷记载孙可望因专权与篡位野心而怠慢永历君臣:“孙可望进银八千两,岁以为常,宫眷及从扈之百官卫士,计人月给口食,帝以不足用为言,不答”;马吉翔、庞

---

① (清)钱秉镫《所知录》卷中《永历纪年》亦持此说。余行迈等点校:《永历实录·所知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页。

② 李天根《爝火录》:“十二月甲辰,初十日癸丑,永明王抵濑湍,赵印选、胡一青报大清兵追益近,相距止百里,上下失色,皆散去。十一日甲寅,王转入罗江土司。永明王过罗江,遇孙可望所遣总兵高文贵、陈国能、狄三品讨皈朝叛夷还,乃相率扈跸,土官依绍周大输兵饷,王及从官始得食。大清顺治九年正月十六日,永明王次龙英,抵广南。”《小腆纪年》的记载大同小异:“十二月庚戌(初七日),我大清兵取南宁,明赵印选、胡一青败走,孙可望遣兵迎桂王入云南。报至,马吉翔请王速行。乃由水道走土司,抵濑湍,二将报王师逼近止百里,上下失色,从官多散去。”

天寿从林青阳、刘议新等处获知永历敕令李定国护卫详情，而后向孙可望告密，导致吴贞毓等十八位大臣在安龙被杀，叙述详细。又如，钱邦芑赴阙云南任职，因受权贵怀疑、排挤而心情郁闷，“芑虽掌宪，而赞理晋王之军事者，为金维新秩左副都御史，位在芑上，以故都御史印卧阁中不发，芑亦郁郁浮沉，朝请而已”，符合钱邦芑当时的心理感受。对孙可望和李定国两位农民军将领之间的矛盾、性格特征，褒贬有别。总之，《天南纪事》上卷的文献价值较高。

其次，《天南纪事》下卷的文献价值应具体分析。胡钦华没有追随朱由榔流亡缅甸，因此，《永历入缅本末》上中下 3 卷的内容多是二手材料，可能采自邓凯的《也是录》和刘茝的《猎缅纪事》，再参照其他著作撰述而成。我们将 3 部书仔细比对，发现《永历入缅本末》内容详于《也是录》，但比《猎缅纪事》简略，故而有学者说：“二本互校，显知《求野录》多采自《也是录》，采录其他记载，编撰成书。”[15]72 再如永历流亡缅甸期间，马吉翔、李国泰等无能之辈只知贪图享乐，与缅甸妇女在交易市场坐地调笑取乐，丝毫没有恢复大明江山的决心与勇气。《天南纪事》记载简略，《猎缅纪事》则叙述详细①，很明显，前者取材于后者。又如对李定国的病死时间，康熙《云南府志》、金钟《皇明末造录》、邵廷采《西南纪事》、冯甦《见闻随笔》等均认为李定国病殁在永历皇帝被处死之后，《天南纪事》记载李定国死于朱由榔之前：“会平西王执帝去，睹者以告晋王，僻踊号哭，不食三日。遂愤恚致疾，七日而逝”[8]卷上。可能是当时胡钦华据传闻撰写记录下来，与后来的官修明清史籍和私人著述记载迥异，不符合历史事实。

四、余论

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天南纪事》，抄录者省略了卷末《附纪》一卷，删除了吴三桂“帝滇”时期诸多“避讳”，第 1 卷题名“永历即位本末”添加为“永历帝即位本末”，用“平西王”指代吴三桂，可见由于个人喜好和知识涵养不同，此抄本与其他抄本内容大同小异，但有其自身特色。② 对比《明末史料小五种》，发现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清抄本存在若干处抄录错误，还缺永历十年本末大事。因此，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在版本和文献价值方面均逊于清初抄本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抄本。清抄本《天南纪事》的文献价值评判，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我们认为坊间抄本辗转传抄，大体内容不变，抄录者局部进行再加工的情况是有的，以致个别具体史实错讹互见，影响了抄本的文献价值。但总的说来，《天南纪事》上卷是胡钦华的亲历亲闻，故而文献价值较高；下卷的部分文献是胡钦华亲历见闻，永历避难缅甸的材料则是间接得来，故而文献价值略逊于上卷。尽管广西

---

① 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抄本《天南纪事》卷下：“至值夷市，无尊卑少长，短衣岸帻，与蛮妇人坐地交易，襟以谐笑。”《求野录》：“至值夷市，无尊卑少长，短衣岸帻，与蛮妇人坐地交易，襟以谐笑。中国纪纲荡然矣，蛮人视之齿冷矣！”（王灵皋编：《崇祯长编》，神州国光社 1946 年版）；《猎缅纪事》：“缅民来贸易如市，文武官短衣跣足，混入缅妇，席地坐笑。缅官员老成者私相谓云：‘天朝大臣如此嬉戏无度，天下安得不亡。’”（高国强：《〈猎缅纪事〉校注》，云南大学 2011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56 页）

② 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清抄本《天南纪事》卷下：“十二月初三日，平西王帅师临缅城，缅人执帝以献而明亡”，“年某月日，平西王以部檄至，使其章京夏国相等进帛于帝所，皇太子殉之”；《求野录》：“十二月初三日，清帅平西王吴三桂帅师临江，缅人执帝以献”；“帝既还滇，三桂遂以捷闻”。参见中国历史研究社编：《崇祯长编》，上海书店 1982 年版（据神州国光社 1951 年版复印），第 235 页。

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存在许多不足，但它仍然是研究南明永历王朝播迁的重要历史文献，值得史家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参 考 文 献]

[1] (清)王夫之.永历实录[M].欧建鸿，等校注.长沙：岳麓书社，1982.

[2] 陈垣.现代佛学大系 28[M].台北：弥勒出版社，1983.

[3] 夏定域.《明季史料题跋》补正——有关明季农民军史料的补充[J].浙江学刊，1963(4)：41－45.

[4] (清)屈大均.安龙逸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5] 朱希祖.明季史料题跋[M].北京：中华书局，1961.

[6] 黄裳.来燕榭书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7] 安平秋，章培恒.中国禁书大观[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

[8] 胡钦华.天南纪事[O].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

[9] 潘景郑.著砚楼读书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10] (明)蒙正发，等.三湘从事录(外二种)[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

[11] (清)徐鼒.小腆纪年[M].王崇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57.

[12] (清)李天根.爝火录(下)[M].仓修良，魏德良，校点.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13] (清)傅恒.通鉴辑览[O].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 崇左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崇左县志·大事记[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15] 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 4 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A Study of Hand-written Copy of *Tian Nan Ji Shi* in Terms of Its Content, Edition, and Literature Value

TANG Xian-ming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Tian Nan Ji Shi* is a chronicle of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Yongli regime of the Nanming Dynasty (1644－1683), written by Hu Qinhua, head of Huguang province. Its hand－written copies of the Qing Dynasty are collected domestically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Sichuan Provincial Librar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and internationally in the East Asia Library of Columbia University. Such a small number, coupled with its high literature value, renders a study of its hand－written copy of the Qing Dynasty in terms of the content, edition and literature value of great help to protect, explore and make good use of precious ancient books, and thus comes an academic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Tian Nian Ji Shi*; edition; literature value

[责任编辑 刘文俊]